佛說衆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三　尸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詔譯

尔時淨飯王說是語已心有所思忽

然淚下復說伽陀問世尊曰

往昔住宮中　多人同衛護　山野中怖畏

一身云何住

世尊荅曰

聖者十種住　我悉已安處　牢繫今解脫

非住人王宮

王曰

象牀金寶飾　昔爲汝所寢　山野唯草木

云何得安眠

荅曰

解脫之卧具　菩提令莊嚴　眠睡甚適悅

無一切熱惱

王曰

象馬及輦輿　昔出入所乘　一切棘刺地

今云何可行

荅曰

我有神足車　精勤乘往復　雖行一切地

不受煩惱刺

王曰

迦釋迦妙衣 嚴身昔自在 今袈裟麤衣
云何忍被服
荅曰
僧伽梨麤衣 牟尼山中服 著巳善相生
見者皆深悅
王曰
金寶器中食 恒食最上味 今自持應器
所食知云何
荅曰
等引法味最 食之得出離 巳斷世間愛
慜世故行化
王曰
乳糖水甘美 飲之昔無猒 今所飲冷熱
清濁知云何
荅曰
王貴醎之水 世間人爭飲 飲巳或曽染
如我無愛樂
王曰
寶殿及樓閣 昔者隨心住 今獨處山林
云何得無怖
荅曰
巳斷煩惱本 諸怖畏不生 極微我亦無
隨處得安住

王曰
清淨妙香水　昔時恒沐浴　今獨山野中
誰浴牟尼王
荅曰
戒香清法水　有德人恒浴　潔身到彼岸
無量聖所説
王曰
昔妙香塗身　及著迦釋衣　恒處内宮殿
離彼非相稱
荅曰
戒香最馚馥　用塗身莊嚴　我今非愚迷
離寶衣嚴飾
王曰
何處得輕慢　何處可怖畏　無事及有事
今聞願當説
荅曰
老病死三法　可怖勿輕慢　當求適悦境
無事應愛樂
尒時淨飯王聞是説已歡喜無量讃
言善生釋族於世八法而皆不染復
以頭面禮如來足又復思惟我得善
利我子乃謚如是功德王與眷屬奉
送世尊入你也(二合)誐嚕馱林精舍

尒時世尊既至精舍登法座已王及
大臣乃至士庶圍繞瞻仰虛空諸天
歡喜讚歎佛觀會衆各各心意及與
根性如實知已廣爲解說四聖諦法
時白淨飯王及釋衆等七十七千人
皆證須陁洹果世尊又觀何處緣熟
彼梵現林時可說法佛與大衆悉詣
彼處無量人衆相隨聽法世尊廣說
四諦行相彼斛飯王迨於釋衆乃至
人天有七十六千人又證須陁洹果
世尊復詣嚕呬怛迦林亦有無量天
人釋衆眷屬人民士庶隨佛聽法世
尊同前廣演四諦甘露飯王及釋衆
等乃至人天有七十五千人證須陁
洹果餘有證斯陁含果者有證阿那
含果者有證阿羅漢果者有發聲聞
菩提心者有發辟支菩提心者有發
無上菩提心者亦有出家斷諸煩惱
後證阿羅漢果者乃至有發三歸心
者時提婆達多既見世尊現於神變
及說妙法自無所證乃生妬心發不
善言謂釋衆曰一切盲人樂斯幻化
此幻化事一切能作有一釋衆名鉢

羅摩拏野告提婆達多言汝勿於世
尊大丈夫所發如是惡言提婆達多
尋便默然時淨飯王起心思惟昔者
天人阿修羅為世間供養今佛出世
真是世間恭敬供養有釋童子說偈
讚佛曰
釋種大仙大丈夫　能降妙法甘露雨
救濟暗落黑闇者　開解脫門為引導
尒時淨飯王聞此童子說偈讚佛深
心歡喜依於真實而未見諦唯云世
尊是大丈夫具大威德誰有聖子而
同我耶世尊思惟父淨飯王不見真
實乃為二事一者我心二者分別心
若能離此可見真實佛觀大目虔連
於淨飯王而有宿因佛謂大目虔連
曰汝以方便化淨飯王令離我執於
是大目虔連即詣王處王見尊者心
便歡喜尊者應時入三摩地隱於王
前乃出東方虛空之中現行立坐卧
四威儀相又復身中放五色光猶如
玻瓈手相映徹或身上出水身下出
火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如是種種
現於神變東方若此南西北方亦復

如是作神變已沒於虛空如彈指頃
已在王前王曰佛弟子中更有如尊
者否時大目虔連即說偈曰
世尊弟子大威德 三明六通皆自在
解脫三界阿羅漢 聲聞牟尼如我多
時淨飯王初謂世尊獨有是事心中
常存我執之相及大目虔連現神變
已乃知弟子亦有斯證王之我心由
此得滅於是世尊即以方便作世間
心云何得梵王帝釋及淨光天來我
為說法於意云何如來之心非聲聞
菩薩之所能知所以然者世間之心
下至蟻子尚令得知何況諸天於是
帝釋告毗首羯磨天子言汝化你也
三合識嚕馱林作大法會其中臺殿樓
閣悉安師子之座咸以衆寶而為嚴
飾復開四門各以四寶裝鋏復令四
天大王而守護之時毗首羯磨天子
承帝釋命變大法會種種嚴飾如帝
釋教仍令四王為守門者作變化已
白於世尊法會已成請佛往彼是時
世尊與自眷屬及梵王帝釋淨光天
等無數百千之衆還你也三合識嚕馱

抹佛既到已入於寶殿昇師子座即
說妙法時尊者大目虔連與淨飯王
同詣佛所至法會門尊者直入王即
止住王曰何故障我對曰佛為淨光
天等說法凡人不得預會王曰汝何
賢聖居此守門對曰我是持國天王
時王乃問東門即尒南門可否對曰
不知既至南門復不得入王乃問言
何故如是對曰佛為淨光諸天說法
凡人不得預會又問汝何賢聖居此
守門對曰我即增長天王故守南門
王自惟曰我去西門應恐得入既至
於彼亦不得入王又審問何故如是
對復如前又問汝何賢聖荅曰我是
廣目天王淨飯王長息歎曰聖凡相
隔難逆至遠既心切見佛更往北門
至彼同前止不令入王即厲聲謂守
門者曰賢聖勿是北方天王否對曰
我即毗沙門也時淨飯王聞此語已
追將閤絕又復思惟我雖至親今則
跡遠我親分別從此泯滅於是世尊
知無分別又察情極若不時見恐致
無常佛以神力變撲臺殿開乃至迎

户

墻悉成玻瓈清淨映澈內外相覩無
所障导王得見佛心極歡喜即便禮
拜於一面坐
尒時世尊種種方便化其父王令無
我心及除今別即爲廣說苦集滅道
四聖諦法王得聞已所有身見如二
十山峯以金剛智破滅無餘便證須
陁洹果王思念曰我今所證非天非
仙非父非毋亦非親愛一切眷屬之
所獲得當從如來慈孝所致又復思
惟我於過去輪迴生死骨聚如山血
滖成海或復墮落諸惡趣中今日乃
入解脫門預於聖道又復言云善哉
世尊往昔修行無數苦行不顧身命
爲利衆生我今更求殊勝天報佛即
悲念王今云何求斯報也時淨飯王
即從座起合掌頂禮白世尊言今欲
請佛及諸聖衆於我宮中來晨受食
唯願大慈咸垂降赴佛即黙然王知
許已禮謝而歸繞至宮中詔白淨飯
王告而言曰我已證道不樂王位汝
受灌頂代我理國白淨飯王問何時
證耶荅曰適於你也二合識嚕馱林閣

法得證白淨飯王曰世尊初到彼林
我已得證王去代位我實不能又認
斛飯王曰汝可灌頂代我理國對曰
我於梵現林中聞法證果所言代位
識不樂也又謂甘露飯王曰汝受灌
頂代我理國對曰我於嚕呬多迦林
聞法證果今亦不樂處王位也淨飯
王曰若如是者當令何人守宗社也
諸王咸言釋族之中有賢德者可令
守之議事已畢淨飯王曰速令所司
辦造種種珍饌飲食令極香美又勅
潔淨內外除去葷穢於正殿上當以
清淨茵褥及上妙衣敷置如來及聖
衆坐位復設香花及淨水瓶無使闕
備既至來晨遣使白佛今食已辦請
佛及衆同賜降臨
尒時世尊與諸聖衆前後圍繞行詣
王宮受食供養佛至宮門王與眷屬
執爐焚香引世尊入佛昇座已諸聖
衆等次第就坐時淨飯王與諸眷屬
禮拜問訊讚歎訖即親手奉上種種
飲食而伸供養食畢澡漱供心圓滿
時淨飯王即取金瓶灌世尊手白言

天中八

奉施你也二合識嚕䭾林精舍願佛隨
意瓶水出時有五功德聲佛亦施願
云以所施福壬及釋族一切所求隨
意獲得王及眷屬聞是語已歡喜踊
躍禮佛而退佛及聖衆迴還精舍後
於一日世尊復在王宮受食王之眷
屬手相謂曰今世尊左右皆是耆年
善相威儀誠堪仰重然侍奉世尊未
爲允當可於釋族選其年少有賢善
者便令出家侍佛左右貴得相稱時
淨飯王勅下親族內外臣佐令一切義
成捨轉輪王位苦行修習爲大法王
宜各選其賢子捨令出家侍從世尊
以成其美時斛飯王有二子一名阿
你嚕䭾二名摩賀曩摩彼摩賀曩摩
能理王務然貪財利阿你嚕䭾常處
宮中隨意受樂時斛飯王以勅旨宣
下乃呼摩賀曩摩汝可出家以奉王
命子曰我不出家彼阿你嚕䭾常在
宮中受其快樂可令出家父言彼子
福德淺劣指陳子曰此是父母愛憐
所許若實有福當可試驗父曰當何
試驗子曰常式送食今可空盤送之

若其有福食自然出父即對面封以
空盤令宮嬪送之誡曰若問何食但
對種種在內時天帝釋觀知此事向
你嚕馱昔曾以食供辟支佛今日云
何令其無食乃化種種珍美品饌滿
彼空盤女使至彼阿你嚕馱問言何
物宮嬪心瞋不依誡勑荅言無物向
你嚕馱即思念曰父母云何送空盤
耶乃開封視之異饌滿中人所罕見
馨香馚馥園苑皆滿阿你嚕馱意亦
深怪問彼女言本有食耶本空盤耶
女曰空盤遂却以此食奉上父母父
母見食亦大驚怪又以此食示摩賀
曩摩汝看此食是彼化出彼阿嚕馱
人皆愛樂我言大福非汝等力汝初
不信今已驗知摩賀曩摩白父母言
彼既大福可令出家我今無福非出
家者父母即謂阿你嚕馱曰王今有
勑汝出家否對曰出家有何利益在
家有何過失父母言出家之人當證
涅盤可受天上人間第一供養若人
在家出家眞實離欲亦得天上人
間供養若是在家妄稱出家當感三

惡道報對曰出家在家得利失利我
已曉了今欲出家上副王命父母告
曰汝言大善時阿你嚕䭾有一同年
名曰賢王最相知見乃往彼處而相
告曰至賢王門方聞品琴又値絃斷
五音不足阿你嚕䭾擅琴之聲止立
不進待其調品令人入報賢王請入
謂阿你嚕䭾曰汝來何時荅曰琴絃
初斷我已到門待其調品方令入報
賢王稱善執手請坐汝今何來對曰
淨飯王有勅令釋族出家意欲眷屬
侍佛左右以汝慕善故來相報賢王
曰勅旨纔下吾亦便知汝既出家我
亦同往汝可今夜宿於我舍阿你嚕
䭾隨言即止賢王令人爲敷卧處至
夜眠睡無少安樂明晨相見賢王問
言得安睡否報言不得安睡又問何
故如是對曰牀所鋪者麁觸之衣是
以令我不獲安寢賢王即喚所司侍
人問其緣由自何而得對曰王初生
時敷設餘長後因疾患曾已受用賢
王歎曰善哉釋族生此異子又言我
出家者提婆達多次當王位乃令左

告呼提婆達多到已問言我等奉勅咸去出家未委汝今當何所作時提婆達多私自念曰若或我言不出家者即令賢王亦不出家便以誑言我亦出家時彼賢王速以公文奏淨飯王王乃下勅告示內外令賢王阿你嚕馱及提婆達多等釋種五百人出家咸可知悉勅出之後中外歡喜唯提婆達多獨自苦惱意云本作方便欲令賢王出家今或違言有妄語過使我將來不得王位於是剛忍隨衆出家時淨飯王欲令後代知族尊貴宣告內外凡是街衢迨及城隍一切嚴飾皆使殊勝布以淨土灑以香水復排幢幡傘蓋撒花燒香以擬賢王等五百釋種出家經過彼釋種等各各父母於衢路側及城門首敷設觀看亦命相師各相其子誰可出家誰當不可賢王先出相師稱歎此若出家必證聖道阿你嚕馱次行出城相師亦云得聖非久提婆達多出至城門頭上寶冠忽然墮地相師見已此惡業人定入地獄又不善人名曰海壽纔到

門際驢作惡聲相者知之此有口業
曾謗聲聞當來果熟定墮惡趣烏波
難陀汝出乘象方至門首瓔珞墮地
乃自下象親手收取相師言曰此鄙
悋人當入地獄如是五百釋種各各
出已相師皆見咸以善惡具告父母
時釋衆等出迦毗羅城復遊園苑次
至佛處各各白佛云求出家世尊思
惟今此釋衆雖求出家有志樂者有
不樂者佛以四法度爲苾芻時淨飯
王有承事人名烏波梨善能剃鬚王
即遣與釋衆剃鬚既至彼處不肯與
剃乃作色煩惱又復悲泣賢王問言
何以如是烏波梨曰我奉一人非衆
所使可寧捨命鬚不能剃賢王諫曰
勿作是言汝奉王命非衆可使此有
善利請無煩惱賢王復以方便告釋
衆曰汝等出家寶冠妙衣及裝嚴具
今日已去咸無所用都置一處與烏
波梨彼聞得者或可歡喜衣冠既集
乃成大聚時烏波梨即與剃鬚及覩
釋衆各各年少捨其富貴我今卑族
何所戀耶宜可棄彼恩愛去離煩惱

免其輪迴生滅之患於是搘頤再三
忖度尊者舍利弗見而問曰汝何搘
頤似有不樂荅言非是不樂有所思
念具以情實告舍利弗舍利弗謂曰
世尊度脫非間尊卑今正是時宜其
猛利世尊預知專期根熟舍利弗將
烏波梨來至佛前五體投地伸其禮
敬白言世尊今烏波梨欲於正法出
家願佛哀愍佛告烏波梨言汝得梵
行世尊言訖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後
七日中鬚髮再出威儀庠序如百臘
苾芻自說伽陁曰
我今於如來　正法求出家　佛言得梵行
鬚髮尋自落　袈裟亦著身　此即從善本
今日方成熟　故我為苾芻
尒時世尊告大衆言今出家者可依
夏臘次第守其尊卑乃至未來禮不
得闕於是烏波梨平視諸釋時彼賢
王次第禮衆至烏波梨前不肯禮拜
來白世尊今烏波梨是承事人今我
禮者是不順也佛言汝既出家當除
我相彼是上臘宜伸禮敬賢王纔禮
地六振動次提婆達多亦不肯禮又

來白佛佛言出家之人當除我相彼
是上臘宜可禮足於是諸釋無一不禮
者諸苾芻等各各心疑今賢王禮拜
地六種動有何因緣唯願世尊解諸
疑網佛言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波羅
奈國有王統御名曰梵壽國界豐盛
人民快樂時彼城中有一娼女名跋
捺羅色相端嚴人所愛羨有一男子
名孫那囉摩拏縛迦往彼女處言意
相慕女即報云備五百金錢可來相
見是人貧匱莫副所言別以方便而
親附之遂移居相隣時奉花果後因
節序男女作樂嚴身戴花各衒其美
時跋捺羅起思念曰孫那囉摩拏縛
迦彼人若來共作喜樂須臾來至女
即喜曰可取花來與汝作樂孫那囉
摩拏嚩迦此日有事心極煩惱通宵
無睡及天將曉熟寐不覺衆人取花
好者已盡乃得尸利沙花將與彼女
彼女不悅即說偈言

我不精進業　怠惰重睡眠　衆採好花去
得尸利沙花

又復告言汝求別花時初秋月暑氣

猶謂乃再去尋花以至中午採花唱
歌都不覺熱值梵壽王入草諸林遊
熱忽聞歌唱令人尋求見已呼來乃
謂之曰日光下照如火燒腦云何歌
唱都無所苦即以伽陁對曰
我心迷故　非日不照　為事有少
故不知苦
時王思惟此採花人能言乃留與語
王曰我出值熱來此求涼汝可以言
解我熱惱孫那羅摩拏嚩迦本有智
慧所言稱旨乃說征伐之利投王心
機王聞歎哥即忘熱惱宣問大臣有
於剎帝利灌頂王所假身命難者最
上之賜國有何典大臣對曰可與儲君
即勅大臣冊居其位告報內外准式
備儀禮赴春宮尊處儲貳凡曰受用
無非珍寶寢臥之所茵褥異常孫那
羅摩拏嚩迦私自惟曰儲君若此尊
極可知便起貪心欲謀大寶纔發斯
念便自覺知我或如斯堪云來報由
是追悔寢不安處乃施麁鱗席臥於地
上至明旦已王即遣使觀其動止乃見
孫那羅摩拏嚩迦臥於地上速來白

王此非儲君乃賤人尓王曰何知具
事上聞王曰此大智人非是賤士乃
令詔來詢問其故王曰夜不寢牀卧
於地者何意對曰貴非究竟所以不
樂王曰汝意如何今欲出家王復言
曰未知此事去何出家有何功德答
言於家靜處苦節修行亦無聖師亦
不求侶觀緣究理證獨覺菩提王即
稱善敬令出家後證道果來至王前
於虛空中現神變相王覩是事深生
歸信五體投地以伸敬禮即說伽陁
曰
善哉智慧人 非惡業能繫 求寂靜修行
證獨覺菩提
說伽陁已又復言云若有諸摩拏嚩
迦出家求道我即隨喜時有近臣名
殑誐波羅聞此偈已忻樂非常記憶
在心誐其貪愛王因此後亦自勗勵
乃踈宮室夕樂寂靜殑誐波羅後援
王喜遂求出家王既允許拜辭而出
即詣深山逢苦行仙人便隨學道精
勤策勵亦證五通徑來王前現其神
變王乃問曰汝得如是功德耶答曰

我證王謂證聖便禮其足頭繞至地
地即振動是時王毋察此非眞乃爲
苾識波羅說伽陁曰
若根本出家　禮事於沙門　寂默及精進
昔行咸緣覺　一切罪永滅　一切福業生
後於諸世間　廣利樂衆生
佛告諸苾蒭昔梵壽王者今賢王是
苾識波羅者烏波梨是往昔禮拜地
已振動今日致禮與本無殊諸苾蒭
此過去現在種種之事今爲汝等再
分別說汝等聞者宜其諦信時諸苾
蒭聞此說已歡喜踊躍禮佛而退

佛說衆許摩訶帝經卷第十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摩訶帝經　第十三　第十九張　戶